

## 停云小筑

## “晒太阳”何以成奢?

文 / 张力峰

我头枕靠垫，躺在客厅的长沙发上。冬日的一束暖阳透过玻璃窗，正好照在脸上。眯着眼惬意享受这份奢侈时，妻子的唠叨开始了：“别跟长虫一样瘫着了，去把早上买的菜收拾了。今天太阳好，再去给太阳能热水器上点水。”我没动，懒洋洋地回了一句：“一会儿再弄吧。小时候缺爱，长大了缺钙，让我晒会儿太阳行不行？”说完觉得还该找个更充分的理由，于是补充道：“前一阵体检，医生说我缺钙，让多晒太阳。”家里的神不灵，一听是医生说的，妻子便不再言语，继续忙手里的活。

有多久没有静静地坐着或躺着晒太阳了？我已记不清，粗略估算，怕也有30年了吧。小时候，整天河捉鱼摸虾、上山套鸟偷瓜，晒得和非洲人似的，皮肤泛着黑亮的光泽。到了青年时期，知道了颜面和形象的重要，尤其是明白皮肤白嫩能获得异性好感，于是随时随地躲着阳光。无奈本身自带黑的基因，常被同伴用“羊在山上晒不黑，猪在圈里捂不白”嘲笑。成年进入社会后，特别是在都市工作、生活，栖息在办公的格子间与居住的公寓盒里，视线被切割，地平线被没收，很难找到一片能完整接纳全身、不被建筑阴影频繁切割的“日光浴场”。

其实对都市生活的成年人来说，能做到心无挂碍地专注晒太阳，本身就是心境上极致的奢侈。在都市，能从容晒太阳的空间，往往是城市规划中偶然的“疏忽”。同时，还有一个原因：都市时间被“效用”殖民。晒太阳是一项无法被明确量化为生产力、绩效或社会资本的活动，它被归类为“休息”或“闲暇”。而在一个崇尚“时间就是金钱”的系统中，纯粹的闲暇近乎一种“浪费”。另外，都市人还是一串身份ID的集合：职工、顾客、乘客、某某的谁……晒太阳的理想状态，就是褪去所有这些社会图层，回归为一个单纯感受光热、进行“光合作用”的生物体。但这种“剥离”极度困难。阳光照在身上，焦虑却可能在心中蔓延：“我是不是该回去工作了？”“别人都在忙碌，我这样是否堕落？”能

完全关闭大脑的社会时钟，允许自己进入一种“无目的的存在”状态，需要强大的心理屏障。所以，在都市里认真地晒一场太阳，其奢侈程度不亚于一次短暂的“微型隐居”。它不宣告于众，不花费重金，却需要支付最宝贵的资源：一片自由的空间，一段完整的时间，和一颗敢于“浪费”却深知这是在“滋养”的清醒的心。

记忆深处，曾偶遇的一个场景时常浮现。时间也是12月，具体哪天已记不清，只记得是一个工作日的正午。那天，白昼被压缩成短短一截脆弱的金线。我去看西安南郊“都市之门”开会，会议间隙躲到阳台抽烟，看到紧邻的写字楼背风处，也有一个朝南的狭窄露台。一个姑娘裹紧大衣推门而出，身体轻微一抖，我知道，这是寒冷以一种清澈而锋利的姿态拥抱了她。但这对她似乎不是折磨，而是一种醒脑的馈赠。她找到那把被夏季烈日晒得褪色的铁艺椅子，坐下，谨慎得像接近一件圣物。她侧过身，调整角度，让那道狭长而辉煌的光柱，恰好落在半边脸颊、脖颈和一侧肩膀上。这是一种精确的“采光”。冬日的阳光没有暖意，只有光明的触感。它不像在烘烤，更像在铭刻。清冽的光线渗透皮肤，仿佛不是在给予温暖，而是在中和体内淤积的、由中央空调和持续压力共同酿造的那种昏沉热度。她呼出的白气，在金光里翻涌、消散，像是这场私人仪式最直观的焚香。远处楼宇的玻璃幕墙反射着苍白的天光，而她是这宏大冰冷景象中，一个安静的、专注的光能接收器。

可能是有来电或短信，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只看一眼便又放回。她闭上眼睛，视网膜上残留着光明的印记，与肌肤感受的寒冷形成奇异的二重奏。我想，此刻办公室里嗡嗡的背景音、键盘的敲击声，可能都被她过滤了。她来这里，似乎是为独自执行一项静默的任务：收集光。15分钟，或者20分钟，当那道金线从她肩头无情地滑走，像收入鞘，她知道时间到了。身体核心被那束

光晒过的地方，似乎储存了一小团明亮而坚硬的琥珀，那是她为自己盗取的火种。起身时，我仿佛看到她瞳孔深处还锁着那一小片锐利的冬日金光。那不是用来对抗下午的会议，而是在漫漫长夜与循环劳作中，一个用来提醒自己的、关于“清醒”与“真实”的刻度。

我一边抽烟，一边静静地看着，心也被莫名触动。这20分钟逃离工位的午间独处，可能是这个女孩精心策划的一场“叛逃”。它反抗的不是工作，而是人被异化为永动零件的处境。在格子间与冷空气中，身体是受控的工具，情绪是待管理的项目；而阳光下的独处，是让身体重新成为感受的载体，让心灵恢复其“无用”的自由。对生活在都市的人来说，在庞大运转的系统里，这一次的逃离，不是去往温暖，而是去往清澈。她带回办公室的，不是松弛，而是一根在内心擦亮的、冰凉而明亮的火柴。

随着思绪蔓延，我又想起两个场景。

一个是退休的父亲仰头眯眼靠在椅子上休息。父亲住在老式小区的3楼，下午3点左右，阳光透过连接阳台的玻璃门和窗，照在他的书桌上。开始时，他坐在那张磨出包浆的木质椅圈里，椅子因年岁发出细微的“吱呀”声。身前的桌子上，泡着浓茶的玻璃杯升起袅袅白气，在阳光里看得格外分明。他手里拿着报纸，但看得很慢，目光常常越过纸缘，落在窗台那盆君子兰的叶片上。阳光从侧面照过来，先暖着他的脚踝，然后慢慢爬上膝盖、胸膛。他时不时端起杯子呷一口茶，喉结缓缓一动。或许身体有些乏力，当阳光移到他脸上时，他仰头眯眼，静静靠在椅背上。此刻，没有要累的事等着他，这个角落是他的王国，阳光是他最忠实的朝臣。

阳光的轨迹是父亲生命的年轮，荼的回甘是父亲岁月的沉淀。父亲此时的状态不是等待，而是抵达，抵达了一种与自我、与自然节律完全和谐相处的圆满状态。它为“衰老”赋予了尊严与诗意，告诉我们生命可以

像熟透的果实，在阳光下安静地散发自己的甜香，而不必再追赶什么。这时，晒太阳已不再是打发时间，而是成为时间本身，是生命褪去所有社会角色后最本真的状态。它庄严地宣告：“我存在”本身，就是意义。

另一个场景是我在西安怡丰城小广场看到的。周日上午10点的街角咖啡馆，有户外露天座，一把巨大的遮阳伞在旁投下部分阴影。一个40岁左右的男子，面前放着一杯快见底的美式咖啡，电脑合着，手里是一本读到一半的平装小说。阳光斜照过来，恰好晒暖了他搁在桌面的左小臂，皮肤上的细小绒毛成了金色。书页在微风中轻轻颤动，文字和光影一起跳跃。他读几行，就抬起头，看着街上遛狗的人、嬉笑跑过的孩子，眼神是放空的。时间在这里失去了线性，变成了一个可以沉浸进去的“场”。他不是在“杀时间”，而是让时间以一种最饱满、最温暖的形式，流过自己。

这个场景，将对抗生活扁平化的努力具象化了。在功利的日常之外，能主动创造一个“第三空间”，用于精神的呼吸与漫游，这是让我内心羡慕和震颤的。在这里，阅读、观察、发呆，都不是为了获取即时的知识或社交资本，而是在于主动构建一种有质感的独处，让思想能在虚构的故事、他人的生活与自我的内省之间自由穿行。它捍卫了现代人一种奢侈的权利：让时间不必被目标驱使，而是可以像阳光一样，单纯地、丰盈地流淌而过，从而滋养被现实榨取得有些干涸的内心景观。

“晒太阳的生活状态”，听起来就让人感到一种暖融融的松弛感。这不仅仅是肌肤接触阳光的物理行为，更不是一种逃避，而是以最谦卑、最安静的方式，锁定自己在这纷繁世间的位置。阳光在此刻，成了最公正的见证者与最无私的疗愈师，照亮了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却至关重要的生活真相：存在，无需时刻证明；自我，需要定期收复；精神，渴求无用之美；而我们的身体，永远向往着大地与天空。



秦岭初雪以长虹，寒枝疏影映云霄。  
风过秦声穿隧洞，霜凝辙印踏三秦。  
孤灯照彻冰封路，枯草萌发待春潮。  
莫道冬深无暖意，道工护路送深情。

二

晶白飞花漫陕川，长路如练接云天。  
车痕碾碎琼瑶色，路标擎起日月寒。  
渭水冰封藏秀色，黄土披银展原原。  
莫言冬日多萧瑟，大道通途向暖开。

三

寒风吹彻八百里，雪压青松志不移。  
橘色衣衫沾尘埃，唯愿公路明如镜。  
桥涵映雪如诗画，道桥融光似暖曦。  
踏遍秦关冬色里，初心化雨润通途。

(作者供职于《陕西公路》编辑部)

在深秋的兴隆收费站院内  
黄灿灿的杏叶  
点缀了海蓝色的天空  
踮着脚尖轻轻漫卷  
金叶纷飞似梦的蝴蝶  
阳光穿过斑驳的枝干  
洒下碎金，晕染了时间

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写满过往，藏着眷恋  
车来车往，喧嚣如烟  
它们静静伫立，守着一方安然  
秋意渐浓，繁华落满地面  
似在诉说着岁月的诗篇

我在树下，仰首凝看  
思绪飘远，像叶舞翩翩  
这一抹金黄，这一季绚烂  
是来年新生的希望

(作者供职于兴隆收费站)

秦路冬韵  
(诗歌二首)  
文 / 李婷

银杏树  
(诗歌二首)  
文 / 郭超飞



过现代化改造的车站，成功承接了一部分高铁动车组列车，以其快捷运输缩短着城市距离。同时，车站也继续保留了大量传统的普速列车线路，经典的“绿皮火车”依然准时停靠，既服务着对“慢旅行”有情怀的旅客，也承担着重要的短途运输功能。从蒸汽机车到“和谐号”，从人工售票到12306网络购票，从拥挤候车厅到设施完善的服务空间，西安火车站的每一处变化，都记录着交通技术的进步，也折射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变迁。

87年风雨兼程，西安火车站的功能变迁是老站场在现代交通体系中坚守价值的时代缩影。它曾是西北枢纽，用铁轨承载起时代的运输重任。如今它是文化坐标，用新旧共生的姿态诠释着老站保护与利用的智慧。高铁的快捷与绿皮火车的悠然在此交融，老建筑的厚重与新设施的便捷在此共生，它有力地证明，真正的文化遗产从不怕变迁，反而能在转型中淬炼出更耀眼的光华。当列车的鸣笛再次划破长空，西安火车站那交织的钢轨，便不仅是通向远方的道路，更化为了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时光隧道。它让奔涌向前的时代浪潮与人们记忆中岁月的醇厚温度在此深情相拥，也让人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仍能时刻回望“慢时光”的浪漫与温度。

(作者供职于富平收费站)

岁 岁

岁 岁

## 铁轨之上的时光

西安火车站的历史与新生



1934年12月，一声蒸汽机车的长鸣划破古城天际，一座仿古建筑风格的站房拔地而起，其庄重肃穆的形制与古都气韵相得益彰，自此开启了西安火车站作为西北交通门户的历史使命。历经87载春秋，从黑白影像中的蒸汽机车到如

今“和谐号”飞驰的彩色图景，这座老站的铁轨不仅延伸向远方，更串联起陕西交通的发展脉络。曾经，它作为无可替代的“西北枢纽”，牵动着多少人的远方与乡愁。如今，它更似一位底蕴深厚的文化长者，与现代化的高铁兄弟默契互补，共同定义着古都的门户形象。

追溯至上世纪，西安火车站的核心功能是区域交通的“大动脉”。1936年，根据国民政府电令，车站更名为长安车站，这段特殊的命名史也是其交通要冲地位的见证——西安事变爆发时，车站曾被部队严密控制，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关键节点，留存的历史资料中，事变前蒋介石专列的影像更印证了老站的特殊历史价值。在20世纪八十年代的画面中，车站东部的上煤机、蒸汽机车与扳道房静静矗立，冒着白烟的蒸汽机车缓缓驶入站台，成为当时最时髦的交通风景；人行天桥上常站满观看火车的群众，他们目光中藏着对远方的向往，也折射出彼时火车作为主流出行方式的时代特征。

作为西北的交通要塞，西安老站一直承载着求学、务工和探亲的庞大客流。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春运期间，安检通道前人头攒动，候车厅内挤满背着行囊的旅客；工作人员推着流动服务车为旅客送水到座，流动售票车开进企业提供购票便利，这些场景真实还原了“出行全靠老站”的社会

发展年代。在交通方式相对单一的时期，它是连接城市与乡村、古都与外界的关键纽带，每一趟列车的出发与抵达，都串联着无数家庭的期盼与牵挂。

在发展过程中，西安火车站功能的迭代也始终伴随着设施的升级与时代需求的适配。上世纪七十年代，6502电器联锁控制系统投入使用，让车站调度迈入自动化新阶段。1988年8月，车站升格为特等站，标志着其在全国铁路网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同年12月28日，郑宝电气化铁路全线通车，新的铁路技术为车站的运输效率注入新的动力。到了九十年代，微机售票开始在城里普及，逐渐取代了传统人工售票，购票效率的提升已然折射出交通服务的现代化转型。

2016年，安检外移后的进站大厅更加宽敞有序，这一调整既适应了客流增长，也让客的出行流程更趋规范。进入新时代，西安火车站并未在高铁时代黯然退场，而是完成了从“单一交通枢纽”到“新旧互补的文化坐标”的华丽转型。2021年站改工程完工后，1985年站房中厅顶部的49宫格、25盏圆形灯整体造型被完整保留——49寓意顺遂，25盏灯暗含和睦和谐之意，这些蕴含传统文化的设计，让老站房成为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如今的西安火车站形成了独特的“快慢共生”格局：经

文 / 张西棉

回忆往昔，总会想起来这样的场景，在深夜的郊区，拌合厂宿舍的窗帘隔绝了喧嚣杂沓，书桌上那盏蓝色的铁罩白炽灯台灯投下温润的光晕，整个房间都镀上了浅浅的暖黄色调，在这个属于自己的小小的世界可以安静的学习读书。

对于台灯我始终有着特殊的情愫，小时候在乡村求学，夜间照明全靠煤油灯。夜幕降临，昏黄的火苗在陶制灯盖里跳跃，油烟顺着房梁袅袅上升，在屋顶结成一层黑褐色的污垢。我通常都是趴在土炕的炕沿写字，铅笔尖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伴着忽明忽暗的煤油灯火苗闪动。煤油灯的光线极弱，写

文 / 韩敏